

与夏书

■潘玉毅

“沐”光而行，骑车穿过小区，大自然的各种“资讯”随着打开的感官扑面而来，脑海中忽然萌生一个念头：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，大概没有一个季节像夏天这般具象和立体。

当然，其他几个季节也很好。无论是春天的柳绿花红，还是秋天的璀璨金黄，又或是冬天的万木萧疏，各有特色。有人喜欢春天的雨，说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；有人喜欢秋日的明丽清朗，说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”；有人喜欢童年时的冬雪，追忆往昔，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”。但若论景色之美，夏天比起它们来不遑多让。

夏天是荷与莲的天下。“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从一处有水的地方经过，总能在不经意间觅得它们的踪迹。公园的池子里有它们，柳树下的方塘里有它们，那些以荷闻名的景点就不消多说了，像杭州西湖、苏州拙政园、南京玄武湖公园和济南大明湖，俱是赏荷胜地。无需过多的描述，单只“曲院风荷”四字，就吸引了多少游人接踵而至。900多年前，苏轼更是为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景色着迷，发出了“居杭积五岁，自意本杭人”的感慨。

除却那些赫赫有名的景点，你若有心，当能发现近年来新打造的荷花荡、荷花园、荷花农场越来越多，在带有荷花的名词之前，常有“十里”“万亩”这样的量词作修饰语。可见人们对于荷花的喜爱，“宜乎众矣”。

荷花也确实当得起人们的喜爱。它看似纤弱，实际上极顽强，不怕烈日的炙烤，亦不惧暴雨的浇淋。“三伏天”的高温也好，台风、雷阵雨也罢，都不曾叫它变色。清风渺渺，荷田微漾，水中鱼儿似也得了这淡定的真传，在阔大的荷叶下自在游弋。天热随它热，雨下任我游。那感觉，不啻美妙。几只从远处慕名而至的蜻蜓，停在荷叶之上便不飞了。但见它们两翼微敛，似眠非眠，像是进入了悟道的空明状态。不安于清闲的人们寻芳之余，情不自禁地玩起了“谐音梗”：为“荷”而来，以“荷”为贵，甚“荷”我意……

夏日的荷花可真美啊，秀丽挺拔，不可方物。尤其是到了黄昏，夕阳将满天红霞掷入水中，水面破开一道道裂纹，荷塘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。待到盈盈的柔光自水中缓缓升起，荷塘又恢复了初时的宁静。静影沉璧，如梦似幻。当荷花秉月为烛，携着夜色入眼而来，再唯美的句子都不足以形容。有了月光的指引，也难怪当年朱自清沿着日日走过的荷塘，写下细腻传神、画面感十足的优美篇章。

不过，夏天的美若是止于视觉，大抵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它的独特还在于是有声音的。吾乡王孙荣兄写有《闻蝉

偶得》，诗云：“一湖碧水静，千树知了鸣。知了复知了，流淌绿清音。”树上的鸣蝉、田里的青蛙在炎夏极具代表性，不同于蛙声是从春天绵延而来，蝉声通常只在夏天才开始出现，而且它来得非常突然。突然到前一日你还觉得街道、小区、房间都还是寂静的，后一日，整个世界陡然变得喧闹起来。如同一场有计划的“快闪”，在某个高明指挥家落下看不见的指挥棒后，马路、花坛、公园、山上，只要有树的地方，纷纷传出“知了，知了”的声响，这声响像密集的鼓点，像嘈嘈切切错杂弹的琵琶曲，风驱不散，高温赶不走。

同样驱不散也赶不走的，还有停留在鼻尖的气味。鲁迅先生在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提到会后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的“斑蝥”，在乡间有一个别名——放屁虫。不只是地里的庄稼与果蔬时常遭受无妄之灾，就连晾晒在屋外的衣服、被子、鞋袜也难逃它的“毒气弹”。好在世间之事都是相对的。有难闻的气味，自然也有好闻的气味。

“南风知我意，吹梦到西洲。”当风的来处由东变为南，田间地头的瓜果便到了在市场里聚会的时候。先是枇杷黄了、杨梅红了，继而，桃、李、梨联袂登场，紧跟着，地里的西瓜、菜瓜熟了，棚里的葡萄也熟了。将它们摆放在桌子上，可以闻到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嗅觉与味觉相通。拿起一枚果子或是其中的一瓣，放入口中咀嚼，喷薄而出的汁水可以使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由于季节的特性，舌尖上的夏天，与舌尖上的冬春秋不同。夏季多高温，酷暑难耐，将瓜果冰镇来吃，味道尤佳。或赠知己好友，或与家人共享，都算得上是人间一大乐事。

如果夏天只能用一个字形容，那一定是“热”。夏天的热，从出门时裸露的手臂上传来的火辣辣的感觉、从地面蒸腾的热气里可以感知，从平时车水马龙的大街几乎瞧不见人影、从好动的猫猫狗狗忽然偃旗息鼓的反常现象可以感知……都说夏天热情似火，但委实是太过热情了些，热情到让人快要窒息。热浪一股接着一股，都不需要什么注释，你便明白了何谓热，何谓夏天。

消暑难消，除非下一场阵雨、来上一个台风。但不管阵雨还是台风，都只能暂时缓解夏天的暑意。想要持续的凉爽，只有等下一个季节到来。

夏天的热，让人难忘，夏天的美好，亦是如此。记忆里，彩虹多在夏天出现。有时是雨后，有时是晴天。彩虹出现时，像一张好看的弯弓搭在半空，只是少了一支箭和一个射箭的人。如果把季节比作一部电影，其他季节只能算是2D电影，独有夏天是3D电影甚至是5D电影。每个人站在镜头前，深度感受，身临其境。

瓜，更会挑西瓜。她是镇海人，娘家种过西瓜。她挑瓜，不信“王婆卖瓜”，用祖传的方法一挑一个准。先听声音。抱起瓜，敲一敲，如果声音清脆的，十有八九是熟瓜。再看颜值。模样要长得周正，纹路清晰均匀、深浅分明，把瓜的瓜瓤摸瓜，瓜藤要那种又粗又绿的，瓜新鲜，弯曲的又比直的甜。肚脐小的，口感好。一旦遇到好瓜，外婆会一次买上好几个，把我的床底下塞得满满的。师父亲性以西瓜为题材，开始挥毫作画。我们一边品瓜，一边看着师父在团扇上勾勒线条、渲染色彩。那一口口甜爽的滋味好像也浸润到了画里，和水墨丹青一起晕染开来。那西瓜，或俏皮可爱或憨态可掬，偶有蝈蝈添趣，瞬间，平凡的西瓜摇身一变成了“文艺瓜”。轻摇西瓜团扇，连风都是西瓜味儿的。

夏天不仅藏在西瓜里，更是深藏在那些关于夏天的故事，那些与西瓜相伴的日子里。每当忆起这些，心中便不由自主地泛起一阵甜蜜与清凉。有西瓜味的夏天总是美好的。



瓜田里的脚印

■童鸿杰

天渐渐黑了。知了不再歌唱。萤火虫张开翅膀，它们在瓜棚的前后绕来绕去，举着小小的“灯笼”，照啊照。

瓜棚是父亲用毛竹搭起来的，离地有半米多高。棚底一张竹床，架在两条小板凳上。棚顶是竹席，套了一层塑料布，下面挂着一顶旧蚊帐，父亲说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就不怕蚊子咬了。

父亲不在瓜棚里。他背着手，在瓜田边走来走去，像个将军在巡视他的士兵。走着走着，他停下来了，先是弯下了腰，然后低下了头，最后整个人蹲在了地上。我看到他的手在瓜田里拨弄，好像寻找着什么。我赶紧跑了过去。

那是一串长长的脚印。那是一串整齐整齐的脚印。那是一串小小的脚印。脚印从隔壁的田里过来，越过田埂，到了我们家的瓜田，渐渐消失不见。

阿爸，那是田鼠的脚印吗？我看到过田鼠，它们有着红褐色的花纹，尾巴又短又粗。老师说，田鼠可坏了，偷大米，欺负小鸡，还会在瓜田里跑来跑去。

父亲没说话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瓜田。

阿爸，那是黄鼠狼的脚印吗？我也知道黄鼠狼，样子和猫差不多，但是头小眼睛小，嘴巴尖尖的，尾巴特别大。老师说，它们会钻洞，会爬树，会游泳，要是有人去抓它，还会放臭屁。

是刺猬啦。父亲回答我时的时候，已经带着我穿过了瓜田。那一串小脚印，在另一边的田埂上又出现了，还绕着一只大大的牛蹄印转了好几圈。好像离开了，好像又回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发现了什么秘密。

真的是刺猬吗？我在书里看到过刺猬的图片。明亮的月光下，一只小刺猬正趴在瓜田里，它的身体紧贴着地面，背上的刺全部竖起，圆溜溜的小眼睛，充满了警惕，好像随时要下定决心，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撤离。

是刺猬啊。它们吃西瓜的本事大着呢。父亲一边笑着说，一边给我摘了一个大西瓜。“噔”的一声，西瓜在父亲的手里破开了，红艳艳的汁水四处飞溅。我看到那瓜瓤水汪汪的，红得透亮，引得我口水直流。

那天晚上，我在瓜棚里吃了好多西瓜，肚子圆鼓鼓的，敲一下咚咚作响。我总感觉自己的肚子里，有个西瓜正在长大。哎呀，那些刺猬，要是知道我的肚子里有个西瓜，它们会怎么样呢？会不会沿着这些脚印来找我呢？我躺在竹床上，迷迷糊糊地想。

后来，我把手放在了肚子上。后来，我把父亲的手也放在了肚子上。再后来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父亲抱着一个大西瓜。那西瓜可真大，像一个胖娃娃，穿着一件浅绿色的衣服，衣服上还有墨绿色的条纹，条纹弯弯曲曲的，像塘河里的波浪一样。

父亲也看到了我，笑眯眯地向我走来，我看到他身后的瓜田里，留下了一串大大的脚印。每一个脚印里，都有一粒西瓜的种子在发芽，芽尖渐渐变长，叶子微微展开，像一双稚嫩的翅膀，迎接太阳。

远去的夏日濠河

■沈潇潇

高温橙色预警频频拉响，市民纷纷出城寻找清凉山水消暑，溪口镇沙堤村、章水镇下严村、鹿亭乡中村等山野溪流成为网红打卡地。翻看朋友圈众多的视频和图片，我油然忆起当年的夏日濠河。

濠河原是宁波的护城河，夏天一到，那里是我和小伙伴们的天堂。濠河边的男孩几乎个个是浪里白条，追逐着打水仗，还相互比试水性，如比速度看谁最先游到对岸，比耐力看谁在两岸间来回游得多，比憋气看谁一口气在水里潜的时间长，比技巧看谁手脚不动而能长久地仰躺在水上。胆大的女孩也会三五成群相约下水，先是攀援着河埠头的条石扑腾，后来也能游到对岸去了。印象中，女孩在水里游动，乌黑的长发像一蓬黑烟在水里舞蹈，出水时滴着水的长发散乱地贴在脸上，平时俊俏的模样一时变成了可怖的水鬼脸。

濠河靠灵桥路一侧堤岸砌得陡如城墙，那规规矩矩的青石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被拆毁的宁波古城墙。青石堤岸是天然的跳台，小伙伴们在上面一站，双手向前一伸，头一低，腿一蹬，燕子般掠过洗衣物的妇女头顶扎入水中，溅起的水花招来一阵惊叫或骂声。声浪未息，跳水者在河中央钻出头来，踩着水抹着脸，朝洗衣妇得意坏笑。有的小伙伴直挺挺地站立在岸上，学电影《英雄儿女》里的王成，高喊着“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”，纵身跃入水面，或学《列宁在1918》里一个革命者高喊着列宁警卫员的名字从楼上跳下的样子，在一声拖长的“华西里——”喊声中跳水，钻出水面后一边甩着头发上的水珠，一边补上一句“布哈林是叛徒”。

在靠近濠河头的一段数百米长河段，隔三五十米有一座用城墙石条砌成，统一式样的河埠头。埠头平台长二三十米、宽一米有余，沿石砌岸壁铺展，可供船只停泊。平台两端石阶伸到水里，供人们洗涤衣物之用。我在河埠头见过一次小孩溺水。等捞起来时，这个学龄前男孩已经昏迷，肚子胀得圆滚滚的。有人说要按压胸部恢复心跳，有人说要进行人工呼吸……乱纷纷间，路过的一位老者把落水小孩驮到自己的肩膀上。小孩的肚皮压在老者肩膀上，头耷拉在前，双腿下垂在后。老者肩一耸一耸地在河埠头平台上走动，才走七八步，男孩的嘴如水龙头狂喷水，随之哇哇大哭。据说老者儿时在家也曾溺水过，被捞起后也已不省人事，被有经验的老乡放到黄牛背上俯卧着，老乡牵着黄牛慢慢走，他才得以吐出满肚的水而得救。小孩得救了，老者依旧赶他的路。

隔壁墙门有一位婆婆，对孙子游泳管得很严，其中一条是每次游泳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。有次孙子游泳超时，她举着一根晾衣竿赶到濠河边，因眼力不济，只是对着河里喊着孙子的名字，吓唬他再不上岸就要“用晾衣竿来戳了”。孙子赶紧向上游游去，小伙伴们为掩护他大喊“某某已回家啦”。老人半信半疑，又找不到孙子的小脑袋，虚张声势对着江面丢下一句硬话：“你等着，回家看我把你打到屁股开花！”等她捏着晾衣竿气冲冲走进墙门，孙子正笑嘻嘻地站在门口呢。原来他早已在上游埠头上岸，快速穿越灵桥路飞奔到家，换了短裤背心，擦干了头发。

当时的濠河运输繁忙，来往船只络绎不绝。濠河头码头紧挨宁波当时最大的室内菜场——大世界菜场。菜场由原来的大世界演艺场改造而来，正式名字叫人民菜场，但大家习惯称它为大世界菜场或大世界。船运的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进入大世界菜场，斜对面的阿毛饭店生意火爆，店堂里满是勤奉口音。

濠河上经过的多为船队，一艘柴油动力的机动船在前，后面拖着若三艘、多则五六艘船。船队在濠河上犁起道道浪花，向两岸席卷而来，让洗衣妇们退避不及。遇到船队，我和胆大的小伙伴们喜不自胜，快速游过去攀住前后两船间的连接缆索，船上的老大咒骂着，有的还作势高举竹篙吓唬，又害怕出伤亡事故而不敢落手。我们深谙船老大的心理而有恃无恐，昂着头放肆享受那份无上的冲浪刺激……

濠河水清清凉凉，常见一种叫“差朋鱼”的小鱼成群地游来游去。人在埠头淘米，它们敢游至淘米箩旁，在淡白色的米浆水里优哉游哉，但又特别机警，一看情况不妙，就“哗”的一声集体下潜，立时无影无踪。我常用淘米箩去诱捕它们，从无成功过一次，却乐此不疲。

濠河已成历史背影，但它仍在我心头激流涌动，是我和曾经的小伙伴们重返童年的航道。

夏天藏在西瓜里

■吴峭

无瓜不夏天。西瓜仿佛是夏天的灵魂，敲一敲，拍一拍，便唤醒了整个季节的热烈与甜蜜，更在不经意间唤醒了满满当当的夏日回忆。

孩提那时，奶奶家院子里的那口老井，老井里悬着的西瓜，成了夏日里的第一抹清凉印记。

儿时，西瓜主要靠东路口那边瓜农运来卖，能吃到西瓜是夏日里的一件乐事。二叔从田间劳作归来，手拉车里总会载着几个圆滚滚的西瓜。那时候，我们一群小屁孩，有姑妈家的，叔叔家的，都挤在奶奶家的院子里疯玩。每当二叔带西瓜回来，大家就争相围上去。奶奶会将西瓜用篮子或网袋吊入院子里的井中，让清冽的井水来降降温。我们守在井边，蹭着脚尖，伸长脖子，时不时往井里瞅，“怎么还没好啊？”那副眼巴巴想吃瓜的模样别提多逗了。

“准备杀西瓜咯！”随着奶奶的呼喚声，我们迫不及待地冲进厨房，围坐在圆桌旁，紧紧盯着奶奶手中的刀，“一刀下去，喀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……”（汪曾祺语）。还没切完呢，那边的小馋鬼们就开抢了，抢到就啃，狼吞虎咽，嘴角不断流出红色的汁水，一阵稀里哗啦后，就剩一地瓜皮。那场景，现在想起来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我们还在为西瓜争得不可开交，姑妈家的小儿子辉表哥，成了我们心中的“小闰土”。他有一亲戚在前横种西瓜，一到夏天便会带他去度夏。每次他回来，除了像西瓜一样滚圆的肚子，带回来的还有一箩筐的西瓜。说起乡下的日子，辉表哥就滔滔不绝。瓜地里，可以敞开来吃，偶尔晚上跑去看瓜，躺在竹床上，摇着芭蕉扇，看月亮，数星星，听蛙声，还有一只土狗……我羡慕地看着他，想着哪天我也能像他那样，自由自在地吃瓜，过一个满嘴西瓜味的夏天。

读小学三四年级时，夏日的血液里开始流淌着西瓜汁，大街小巷，天天有卖西瓜的，从清早到午后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有骑自行车驮着两个筐子卖的，有推手推车卖的，电动三轮车是后来才有的。而外婆的到来更让这份甜蜜升级。外婆爱吃西



独占芳菲当夏景

胡龙召 摄